

I382.45

K37

目标

A PROCESS OF ONGOING
IMPROVEMENT

简单而有效的常识管理

- 高德拉特、科克斯 著
- 齐若兰 译
- 罗镇坤 审定

BY ELIYAHU M. GOLDRATT & JEFF COX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目标:简单而有效的常识管理/(以色列)科克斯著;
齐若兰译. - 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1999

ISBN 7 - 5426 - 1265 - 4

I. 目…

II. ①科… ②齐…

III. 长篇小说 - 以色列 - 现代

IV. I 38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4833 号

原书书名: The Goal: A Process of Ongoing Improvement
(Second Revised Edition)

by Eliyahu M Goldratt & Jeff Cox

Copyright © 1992 by Eliyahu M. Goldratt

全球中文版出版拥有者: 力天香港有限公司

地址: 香港 九龙湾 宏开道 16 号 德福大厦 1208 室

电话: (852) 2695 4929 传真: (852) 2795 2660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力天香港有限公司授权上海三联书店出版
(繁体字版由力天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)

Version for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 published by
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., Shanghai, by arrangement with

Uniteam Hong Kong Ltd, Hong Kong.

Reviewed by William C K Law

ALL RIGHTS RESERVED

前 言

勇敢的挑战基本假设

高德拉特

这本书谈的是有关“制造”的全球新法则，谈的是一群人如何试图了解他们的世界运转的窍门，并且因此改善周遭的一切。当他们不断以逻辑来思考问题时，他们找出了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归纳出一些能挽救工厂，成功经营的基本原则。

在我眼中，科学其实就代表了我們对于这个世界如何运作，以及为何如此运作的理解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们的科学知识代表的都只不过是我们目前所知。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，我恐怕相信绝对的真理反而会阻碍我们追求更深入的理解。每当我们以为已经掌握了最后的答案时，所有的进步、科学发展和深一层的理解也就戛然而止。然而，我们不是单单为了了解这个世界而了解这个世界。我相信，我们之所以孜孜不倦的追求知识，是为了改进世界，充实我们的生活。

我选择以小说的形式来说明我对于“制造”的了解，原因有很多。首先，我希望让大家更了解这些原则，同时也说明这些原

The Goal

则将如何为工厂中常见的混乱，带来秩序。第二，我希望描绘出真正的理解是多么重要，以及它能带来多大的好处。透过真正的理解而产生的成效，不再是空中楼阁，而是经过了众多工厂的实践后，证明的确是达得到的目标。西方世界不一定只充斥着二三流的制造公司，只要我们了解并运用正确的原则，我们就不再畏惧任何竞争。

我也希望读者能够看到，无论你把这些原则用在银行、医院、保险公司及家庭等不同的组织中，都还是有它的价值。或许每个组织中，都隐藏了相同的成长和改进的潜力。

最后，同时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杰出的科学家。我相信，成为优秀科学家的秘诀不在于我们的脑力，我们用脑已经用得够多了。我们只需要看看现实，然后很有逻辑而且很精确的评估一下我们所见到的现况就好了。真正的关键在于，要有勇气面对我们眼中所见、脑中所推论，以及实际的做法之间的矛盾。必须要像这样挑战基本的假设，才能有所突破。

几乎每个曾经在工厂里工作过的人，都对于采用以成本计算效益的方式来控制我们的行动，感到不安，然而会直接挑战这个金科玉律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我们周遭世界究竟是如何形成今天的面貌？又为何是这个样子？假如你想要进一步了解，就必须挑战基本假设。假如我们能更了解我们的世界和统治这个世界的原则，我想，我们的生活都将变得更美好。

在你追寻这些原则以及了解这本书的路上，祝你好运。

1 晴天霹雳

大清早七点半钟，我就开着车驶进停车场，老远可以看到对面已经停了一辆鲜红色的朋驰轿车。那辆朋驰就停在工厂旁边，紧挨着我的办公室，而且稳稳的停在我的车位上。除了皮区之外，还有谁会这么做？他完全不管当时整个停车场都空荡荡的，也不管停车场上还有很多标示了“访客”的车位。不，皮区非要把车停在标示了我的头衔的车位上不可，他最喜欢利用这种微妙的暗示了。好吧，他是事业部副总裁，而我只不过是区区一名厂长罢了。他爱把那辆该死的朋驰轿车停在哪儿都成。

我把别克轿车停在朋驰轿车旁边（停在标示了财务长的位子上）。下车后，我瞄了一眼车牌号码，更确定这一定是皮区的车子，因为车牌上写着：“一号”。我们都晓得，这是皮区向来戮力追求的目标，他希望能当上最高主管。我也想啊，只是现在可能变得机会渺茫了。

无论如何，我朝着办公室大门走去。我的肾上腺激素已经开始加速分泌，不晓得皮区究竟在这里干嘛，看来今天早上别奢望能完成任何工作了。我通常都很早来上班，以便理一理白天抽不出空来处理的事情。通常在会议尚未开始，电话铃声尚未响起，以及还没有蹦出任何紧急情况之前，我确实可以完成很多工作。但是，今天看来就要泡汤了。

The Goal

“罗哥先生！”我听到有人大喊。

我停下脚步，有四个人从工厂侧门冲了出来，分别是主任丹普西、工会干事马丁尼兹、一名工人，还有个叫雷伊的领班。丹普西告诉我出问题了，马丁尼兹嚷嚷着快要发生罢工事件了，那名工人嘟哝着有人骚扰他，而雷伊则大叫：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某件东西，因为缺了一个零件，他们全都看着我，而我甚至连杯咖啡都还没来得及享用。

我终于让大家都冷静下来，问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皮区在一个小时以前就到了，他直接走进我的工厂，命令他们报告第四一四二七号订单目前的执行状况。

这下可好了，说巧不巧，刚好没有人知道第四一四二七号订单的状况。于是皮区逼着每个人四处追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查出来的结果是，那是笔很大的订单，同时也是笔延迟交货的订单。这有什么稀奇呢？工厂里几乎每一笔订单都延迟了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这个工厂的订单可以区分为四种优先次序的级别：“紧急”……“非常紧急”……“紧急得不得了”……以及“立刻完成”！总之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依进度完成订单。

皮区一发现第四一四二七号订单距离出货还遥遥无期，就开始扮演监工的角色。他到处咆哮，对着丹普西发号施令。最后，他们发现几乎所有必需的零件都已经齐备，成堆的在旁待命，但是却没办法展开装配作业，原因是某个组件中的某个零件，还没有经过加工处理，因此目前缺货。假如工人拿不到这个零件，就没有办法进行装配；假如他们没有办法装配，当然就没办法出货。

他们还发现那些零件条就躺在其中一个数值控制机旁边，静候处理，但是机械工并没有在为这个零件进行操作准备，而是忙着为另一件别人逼他们立刻完成的东西赶工。

皮区才不管这件立刻要完成的东西是什么，他只关心第四一

四二七号订单能不能及时出货。所以他叫丹普西告诉领班，别管另外那件超级紧急的玩意了，指挥机械工立刻准备处理四一四二七号订单缺少的零件。那名机械工看看雷伊，又看看丹普西，再看看皮区，然后把螺旋板一丢，告诉他们，他们全疯了。他和助手只要再花一个半小时，就可以让每个人都抢着要的零件上线了，现在却得前功尽弃，重新为另外一个零件准备生产线？去他的！

于是，我们的伟大外交官皮区先生，越过我属下的主任和领班，直接告诉这名主机械工，假如他不照着吩咐去做，就得卷铺盖走路。他们又吵了一会儿，机械工威胁要罢工，工会干事出现了，每个人都疯掉了，没有人在工作。于是现在，在这个明亮的清晨，四个大男人在停顿的工厂前面迎接我。

“那么，皮区现在在哪里？”我问。

“在你的办公室里。”丹普西说。

“好吧，请你告诉他我马上就过去和他谈话。”我说。

丹普西如获大赦般的朝着办公室跑去。我转向马丁尼兹和那名工人，这才发现原来他就是那个机械工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不会炒任何人鱿鱼，也不会对任何人施加停职处分，整件事情只不过是一场误会。马丁尼兹起先对我的说法并不满意，而机械工的意思似乎是要皮区向他道歉。我可不想卷入这个麻烦。我恰好晓得单单马丁尼兹一个人，还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号召一场罢工，因此我说，假如工会要提出申诉，没有问题，我很乐意今天就找个时间和工会会长奥当那谈一谈，我们会依照正当的程序来处理这件事情。马丁尼兹心知肚明，在他和奥当那商量好之前，反正也做不了什么事，因此终于接受了我的提议，和工人一起走回工厂。

“好，现在让大家回去工作。”我告诉雷伊。

“当然，不过，呃，我们应该先做什么呢？先完成我们原本

打算要做的东西，还是先为皮区赶工？”雷伊问。

“先赶皮区要的东西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好吧，那么我们原先就做白工了。”雷伊说。

“就做白工吧！”我告诉他，“我甚至还不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不过一定出了什么紧急状况，皮区才会亲自跑来这里。你不觉得我说得很有道理吗？”

“是啊，当然。嘿，我只不过想知道该怎么办。”雷伊说。

“好，好，我知道你也只不过是半途卷入这场混乱之中，”我试图安慰他，“我们就尽快把生产线准备好，开始处理那个零件吧。”

“对！”他说。

这时候，丹普西正好走过我身边，准备回工厂工作。他刚从我的办公室走出来，看起来仿佛迫不及待的要逃离那个地方。他对我摇摇头。

“祝你好运！”他嘴角挤出这几个字。

我的办公室大门敞开，我走了进去，他就在那儿。皮区大喇喇的端坐在我的办公桌后面。他长得矮胖结实，满头浓密的银发与冷峻的双眼正好匹配。我一放下公事包，他的眼睛就直直的瞪着我，仿佛在说：“小心你的脑袋瓜子。”

“皮区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他说：“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，你先坐下。”

我说：“我很想坐下，不过你正好坐在我的椅子上。”

我可能说了不该说的话。

他说：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跑来吗？我来这里，是为了拯救你们这些差劲的家伙。”

我告诉他：“从刚刚欢迎我的场面看来，你是特地跑来破坏我的劳工关系。”

他直直瞪着我，然后说：“假如你没有办法在这里推动工作，那么以后根本不会再有任何工人需要你操心了。事实上，你可能连饭碗都保不住，罗哥。”

“好，好，别那么紧张。”我说，“咱们先好好谈谈，这笔订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”

皮区告诉我，首先，昨天晚上十点钟左右，他在家接到一通电话，打电话来的人是我们的大客户柏恩赛先生，老好人一个。柏恩赛似乎是因为他的订单（第四一四二七号订单）已经延迟了七个星期交货，而勃然大怒。他跟皮区翻来覆去抱怨了一个小时。显然当初所有的人都叫他把这笔生意交给我们的竞争对手，而柏恩赛力排众议，大胆地把订单交给我们。打电话来之前，他刚好和几个客户一起吃晚饭，他们全都因为交货太慢的问题，向他大发牢骚，而罪魁祸首显然就是我们。因此昨天晚上，柏恩赛简直要发狂了（或许带着一点酒意）。皮区答应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，而且保证不管有天大的困难，今天下班前一定出货，柏恩赛的怒气才稍稍平息。

我试图告诉皮区，没错，延误订单是我们的不对，我会亲自监督后续的处理，但是他非得今天一大早跑来这里，把整个工厂弄得鸡飞狗跳吗？

他问，那么我昨天晚上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他打电话到我家，却一直找不到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没有办法告诉他，我有我的私生活。我没有办法告诉他，头两次电话铃响的时候，我正好在和太太吵架；可笑的是，我们之所以会吵架，正是因为我太太觉得我对她不够关心；而电话铃声第三次响起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接电话，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讲和。

我决定告诉皮区，我昨天很晚才到家。他没有继续追问，反而问我，我怎么会不晓得工厂里的状况，他已经厌倦了不断听客户抱怨延迟交货。为什么我总是没办法准时交货呢？

我告诉他：“我很确定的是，在你三个月前逼我们进行第二次裁员和减薪百分之二十以后，我们居然还有办法生产出一些东西，已经是万幸了。”

他静静的说：“你只管把东西制造出来就好了，听到了吗？”

“那么，你就得给我需要的人手！”我说。

“你已经有足够的人手了！看在老天的分上，看看你们的效率！你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。”他说，“先证明给我看你可以有效运用现有的人力，否则就别哭诉人手不够！”

我正想回嘴，皮区却伸出手来制止我。他站起来，把门关上。喔，可恶，我心里想。

他转过身来，告诉我：“你坐下。”

我一直都还站着，我从办公桌前拖了张椅子过来，坐在平常访客坐的位置。皮区从办公桌后面转过身来。

“你瞧，我们为这件事争辩不休，完全是浪费时间。你上一次的营运报告就已经说明一切了。”皮区说。

我说：“你说得没错。重点是，要想办法完成柏恩赛的订单。”

皮区大发雷霆：“该死，问题不在柏恩赛的订单！柏恩赛的订单只不过是问题的症状而已。你想我会从大老远跑来这里，只是为了加快一笔延迟的订单吗？你以为我事情还不够多吗？我特地跑来，是为了提醒你们，这不只是客户服务的问题，你的工厂正在不断亏损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仿佛要让我仔细咀嚼他的话。然后——“砰”的一声——他的拳头猛敲了一下桌子，用手指着我。

“假如你今天没办法出货，那么我会教你该怎么做。假如你还是办不到，那么无论是你，或这座工厂，对我来说，都没有什么用处了。”

“等一下，皮区——”

“该死，我连一下都没办法等了！”他咆哮，“我再也没有时

间听你的藉口了，我也不需要任何解释，我需要的是实际的表现，我需要的是出货，我需要的是营收！”

“我知道，皮区。”

“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个事业部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亏损。这个破洞太大了，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脱身，而你的工厂正是把我们拖进这个大黑洞的那个锚。”

才一大早，我已经疲惫不堪。我疲倦的问他：“好吧，那么你希望我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来这里半年了，我承认情况没有好转，反而变得更糟，但是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”

“假如你想要晓得底线在哪里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：你只剩三个月来让这座工厂转亏为盈。”皮区说。

“假如我没有办法及时达到目标呢？”我问。

“那么我就要在主管委员会上建议关掉这座工厂。”他说。

我坐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完全没有预期会在今天早上会听到这么糟糕的消息。然而，这番话对我而言，也不全然是意外。我从窗口望出去，停车场停满了早班工人的车子。我回过头来，皮区已经站起身，绕过办公桌，坐在我身旁的椅子上，倾着身子。现在，他要开始安抚我了。

“我知道打从你一接手，情况就不怎么妙。我指派你这个任务，正是因为我认为你可以把这个工厂从亏损扭转为……至少变成一个小小的赢家。我现在还是这么想。不过，假如你想要在公司里继续往上爬，你一定要有所表现。”

“但是，我需要时间。”我无助的说。

“抱歉，只有三个月。而且假如情况持续恶化，我甚至连三个月都没有办法给你。”

皮区看看手表，站起身来，而我还坐在那里。讨论结束了。

他说：“假如我现在离开，那么我今天就只错过了第一个会议。”

The Goal

我站起来，他走到门边，把手放在门把上，转过身来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已经帮你踢踢这些家伙的屁股了，柏恩赛的订单今天出货，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的吧？”

“我们会及时出货，皮区。”我说。

“很好。”他一面开门，一面说，还对我眨了眨眼睛。

一分钟之后，我从窗口看到他爬进朋驰轿车中，朝着停车场大门驶去。

三个月，我的脑中只有这几个字。

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转过身来，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，突然之间，我意识到自己坐在办公桌旁，茫然的发呆。我决定最好还是亲自去工厂看看现在的情况。我从门边架子上拿起安全帽和护目镜，穿过秘书身旁，向外走去。

“法兰，我要去工厂看看。”我告诉她。

法兰正在打一封信用，她抬起头来微笑着说：“好。顺便问一下，今天早上停在你车位上的是皮区的车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真是部好车！”她说，然后笑了起来，“起先我还以为是你的车。”

轮到她大笑。她弯过身来。

“那样一部车究竟要花多少钱啊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，不过我想价钱应该在三万美金左右。”我告诉她。

法兰倒吸了一大口气。“你骗我！有那么贵吗？我一点都不晓得买一辆车子居然也会花掉那么多钱。哇！我猜我想换一辆像那样的车子，还有得等了。”她笑完，又回过头去继续打字。法兰的个性十分爽快。她年纪有多大？我猜大概四十来岁吧，有两个小孩靠她抚养。她的前夫是个酒鬼，他们很久以前就离婚了，从此，她就不想再和男人有任何瓜葛，或几乎没有任何瓜葛。我

来上班的第二天，法兰就自动向我倾吐这一切。我喜欢她，也欣赏她的工作表现。我们给她的薪水还不错……至少就目前而言。无论如何，她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赚这份薪水。

每回一走进工厂，我就觉得好像进入了魔鬼和天使携手创造出来的灰色魔幻世界。我一向都有这样的感觉，周遭的一切既世俗又神奇，工厂真是个奇妙的地方，即使纯粹从视觉上而言，都是如此。但是，大多数人的感觉都和我大相径庭。

穿过了分隔工厂和办公室的双重大门之后，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屋顶悬挂着一盏盏卤素灯，散发出温暖、橘色的光芒。从地面到屋顶，层层架子上堆着一个个装满了零件和材料的柜子和纸箱。架子与架子之间的狭长走道中，工人驾着起重机，沿着天花板的轨道穿梭在架子之间。生产线上，一大摞闪闪发亮的条状钢片，正向一部机器徐徐转动，钢片通过机器时，每隔几秒钟就发出“咔嚓”的声音。

到处都是机器。工厂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大大的房间，在占地几英亩的空间里，摆满了机器。这些机器分区放置，区和区之间又以走道相隔。大部分的机器都漆上了艳丽的狂欢节颜色——橘色、紫色、黄色、蓝色。新机器的数位显示器上闪动着鲜红的数字，机器手臂则随着设定好的程式跳舞。

穿过工厂时，不时冒出一个个几乎隐藏在机器中间的工人，当我走过的时候，他们都抬起头来，有的人对我挥挥手，我也对他们挥挥手。一辆电动车呼啸而过，驾驶员是个大胖子。一群女作业员围着长桌处理成卷的电线。有个身着工作服的邋遢家伙调整了一下面罩，然后点燃了焊枪。玻璃窗后面，丰满的红发女人正对着琥珀色的显示器，敲打着电脑键盘。

忙乱景象中混杂着噪音，风扇和马达嗡嗡的转动声、空气进出抽风机的轰隆声，形成了不绝于耳的大合唱，仿佛工厂永不

止息的呼吸声。偶尔会出现莫名的“砰”一声巨响。我身后响起了警铃声，高大的起重机正沿着轨道隆隆的前进。

即使周围有这么多噪音，我还是听到了口哨声。我转过身去，看见唐纳凡那不可能被误认的身影远远出现在走廊上。唐纳凡庞大的身躯就好像一座山，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，体重大约二百五十磅，其中啤酒肚大概就占了大半。他不是举世无双的美男子，从他的发型看来，我猜想他的理发师大概是海军陆战队出身。他说话从来不会不着边际，他似乎也颇引以为傲。除了在某些问题上，特别爱抬杠之外，唐纳凡是个好人。他在这里担任生产经理已经九年了。假如你想要推动什么事情，你只需要和唐纳凡谈一谈，就万事 OK，根本不需要再盯什么进度。

我们花了一分钟时间，才真正碰头。距离近一点之后，我就看出来，唐纳凡今天不怎么开心，我猜我们是彼此彼此。

“早安！”唐纳凡说。

“今天早上可真是不平安。”我说，“有没有人告诉你今天早上的访客是谁？”

“全工厂都晓得这件事了。”他说。

“那么我猜你已经知道四一四二七号订单情况有多么紧急了？”我问他。

他的脸色开始涨红。“这正是我想和你讨论的事情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“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但是皮区咆哮的那个机械师傅东尼，刚刚辞职不干了。”

“喔，该死。”我嘟哝着。

“我想我不必告诉你，像他那样手艺的师傅可不是随便就能找到一打。想找到人来接替他的工作，将会非常困难。”唐纳凡说。

“能不能劝他回心转意？”

“嗯，我们可能不见得想要他回来上班。”唐纳凡说，“他辞职前，的确照命令准备好机器，而且也把机器设定在自动运转。问题是，他没有把其中两个螺帽拴紧，因此工具机的小零件现在撒得满地都是。”

“报废的零件有多少？”

“不多，机器只开动了一会儿。”

“我们有足够的零件来完成订单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得查一查才晓得。”他说，“但是，你瞧，问题是现在机器不动了，而且可能一时也好不起来。”

“你说的是哪一部机器呀？”我问。

“NCX-10。”他说。

我闭上眼睛，觉得好像有一只冰冷的手伸到我的身体里，紧箍住我的胃。全工厂只有一部那样的机器。我问唐纳凡损坏有多严重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那部机器就瘫在那儿，我们正在用电话联系原制造商。”

我开始快步走，想亲自看看情况。上帝，我们真的碰上麻烦了吗？我望了唐纳凡一眼，他紧追着我的脚步。“你想这是恶意破坏吗？”我问。

唐纳凡看起来很讶异。“呃，我不知道。我想那个家伙只不过是心情太坏了，脑子里一片混乱，所以就把事情弄得一团糟。”

我觉得我的脸愈来愈热，胃却已经不再痉挛。我对皮区已经恼怒到了极点，开始想像自己打电话给他，在他的耳边大喊大叫。这一切全都是他的错！我可以在脑海中看到他坐在我的位子上，听到他告诉我要教我怎么完成订单。没错，皮区，关于如何完成这件工作，你可真树立了好榜样！

2 把我买下来

真是奇怪，当你觉得自己的世界快要塌下来的时候，周遭最亲密的人却还稳如泰山！你简直没办法明白，他们怎么可能丝毫不受这些事情干扰？

晚上六点半左右，我从工厂溜回家，打算草草吃点晚餐。进门的时候，茉莉从电视机前抬起头来。“嗨！喜欢我的发型吗？”她说。

她转过头来，她那头浓密、棕色的直发现在变成满头蓬乱的卷发，发色也变得不一样，有些地方颜色比较淡。

“喜欢，看起来很棒。”我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。

“做头发的人说，这种发型更可以衬托出我的眼睛。”她说，对着我闪了闪她的长睫毛。她有双大大的、美丽的蓝眼睛，对我而言，她的眼睛根本不必再靠什么东西来衬托，但是我又知道什么呢？

“很好。”我说。

“你看起来不怎么带劲。”她说。

“抱歉，我今天碰到很多麻烦。”

“啊，可怜的宝贝。”她说，“我有个很棒的提议！我们出去吃顿大餐，把一切都抛在脑后。”

我摇摇头。“不行，我得很快吃点东西，就赶回工厂去。”

她站起来，把手插在腰上，我注意到她换上了一身新装。“但是，小孩都安排好了。”

“茱莉，我正在处理一个危机。工厂最贵的机器今天早上坏了，而且我需要紧急处理一个零件，来完成一笔订单。我必须把这件事处理妥当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好吧，家里没有东西可以吃，因为我以为要出去吃晚饭。你昨天晚上说我们今天出去吃大餐。”她说。

这时候我才想起来，她说得没错，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讲和时，我一口答应的事情。

“真对不起。也许我们可以花一个钟头出去吃饭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在你心目中，这样就表示到城里度过一个晚上吗？”她说，“算了吧！”

我告诉她：“听我说，皮区今天早上莫名其妙的出现了，他谈到要关掉这个工厂。”

她的脸色变了，难道反而变得开朗了些？“关掉这个工厂……真的吗？”

“对呀，最近情况很糟。”

“你们有没有谈到你下一个职务会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
有一秒钟的时间，我觉得难以置信，我说：“没有，我没有问他我下一个职务会是什么。我的工作就在这里——在这个镇里，在这座工厂里。”

她说：“假如他们要关掉工厂，难道你对于以后要搬到哪里去住，一点都不感兴趣吗？我可是感兴趣得很。”

“他只是说说罢了。”

“喔。”她说。

我瞪着她，问：“你真是迫不及待想离开这里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这里不是我的家乡，我不像你对这里有这么深的感情。”